

岁月山河

俄贤湾露营记

下玉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露营成了一种休闲新时尚。说实话，我不喜欢蜷缩在那窄小的睡袋里蜗居，但又喜欢拥抱大自然，喜欢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因此，在一个周末傍晚，当朋友们邀约，我还是驱车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了家乡的俄贤湾畔。

朋友们从车上卸下帐篷、桌椅、烧烤的炉具及大包小包的食物和几箱酒后，就各自忙碌开了。男的安装帐篷，女的张罗晚餐。我什么都不干，信步走在俄贤湾畔，尽情享受这片静美的山水和湿润的空气。此刻，夕阳的余晖尚未消散，红彤彤的太阳懒洋洋地从山岭间露出半边脸，把金灿灿的霞光从广坝湖一直洒向俄贤湾，水面上波光潋滟，两岸青山和巍峨的俄贤岭都被染上了金黄的外衣。不一会儿，那太阳就把脸蛋藏到了山岭里，只剩下一些霞光挂在空中，最后，连霞光都被夜幕吞噬了。绵延起伏的山峦慢慢变成了黛色，直至完全模糊在夜色中。

坐在静谧的俄贤湾畔，仰望星空，我的思绪飞回到了学生时代，想起了当时露宿操场的往事。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每年暑假返乡，在县城逗留时，我们一群在外地读书的老乡都会集中到在县城八所镇中学任教的杨兄家蹭饭住宿。到了晚上，杨兄的单身宿舍实在容不下那么多人，他便给我们每人发一张草席，安顿我们到学校操场露宿，有点现在的野外露营。海南夏季天气炎热，蚊子猖獗。有风的时候睡得还好，没风的时候可就不好受了，那些蚊子整夜在身边“嗡嗡”地叫，它趁我们睡着的时候在身上叮咬，第二天，身体裸露部分全是被蚊子叮咬留下的红斑点。不过，那时候年轻，也不是很在意这些，过几天斑点便自然消失了。那个年代有饭吃，有地方睡觉就已经很满足

了，哪像现在，吃饱喝足了还要变着花样寻开心。

“开饭了”。烤炉那边传来的喊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循着烤肉的香味而去，伙伴们已经燃起了一堆篝火，那熊熊的火光照亮了夜空。烤炉里的炭火燃烧正旺，徐姐灵巧地翻动着手中的肉串，阵阵香味随着氤氲的油烟散发，催醒了我胃里的馋虫。我迅速抓起一串羊肉大口咬一口，细细咀嚼，把肉末和口水一同吞下。“快去开酒，大吃猫！”性急的徐姐催促道。我连忙走到篝火旁边，把桌椅排好，摆上酒杯碗筷，端来烤好的食物，打开白酒红酒，招呼大伙开餐。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抽下了琐碎的事情，大家神情愉悦，调侃的话语伴着酒香脱口而出，女伴们似醉非醉的模样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能喝会道的男士把激情装进酒杯里，一圈圈敬酒，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朋友们从附近村庄借来了一套简易音响，悦耳动听的歌曲在俄贤湾上空飘荡。酒过三巡，微醺的才哥和着节拍不紧不慢地跳起了醉舞，他滑稽的动作、调皮的表情逗乐了大伙，大家笑得前俯后仰。受他的感染，大福亮开嗓子，动情地朗诵起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一——我已在此前求了五百年……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声情并茂，令人感动。小符中帼不让须眉，借着酒兴唱起了《美不过黎家三月三》：“甜不过黎家糯米酒啊咧，美不过黎家三月三啊咧，对对伴侣来啊咧来相会，山欢水笑歌舞甜，歌舞甜啊咧……”她那甜美的歌声把我们都唱醉了。

“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大家完全放空了心灵，就这样喝着、唱着、跳着、朗诵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烦恼，把激情和欢乐挥洒在这美丽的山水之间。不胜酒力的我悄悄地离开了快乐的伙伴们，跌跌撞撞地来到车上，打开汽车天窗，独自享受空灵夜色。这山里的夜晚黑得如此纯粹，星星闪着明亮的光芒，穿透无遮无挡的夜空，射入我眼眸。久居城市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么明亮的星星了。我仰望星空，和星星深情对视，像小时候一样，慢慢数着星星，带着醉意，开心地进入了梦乡。

忘身外事”的生活写照。无怪乎他在《闲忙》里告诫我们说：“闲忙俱过日，忙校不如闲。”

于是，我也效仿古人，每天，借出一束光阴来闲走。

清晨，早起，走出家门闲走。门外的香樟树撒落清脆婉转的鸟啼，凝神细听，这自然的天籁之音仿佛清水一般洗涤着烦躁的内心，带给人无限的安静。走到野外，清新的空气带着清晨的潮润气息，令身心舒畅。野外晨雾弥漫，一切仿佛被浸在水雾里，湿漉漉的，野草缀满了珍珠般的露珠。田里的番薯长势旺盛，一片喜人的葱绿，还开出朵朵粉紫的花儿，像小孩娇俏的笑脸，又像一个个小喇叭，在晨风中吹响。于是采一把清新娇艳的番薯花，让我这清晨的闲走，变得诗意馨香。

中午，太阳露了面，洒下融融的暖意，于是一个人出去闲走，拥抱着阳光。不自觉地走到一条菩提路上，路两旁种满了高大的菩提树，菩提树满擎巴掌大的绿叶，摩挲着我的脸，感觉就像是善解人意的友人，倾听我的内心。菩提树是佛树。我不禁吟起了“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树下的闲走，只觉身心无尘，充满禅意。

雨中的闲走，更有别样的风情。撑一把伞闲走在雨中，雨丝缓慢悠长，像多情女子的巧手，轻轻地在伞面上弹出美妙的琴音，伞下聆听，心如欢快的小鹿，给雨儿伴起舞来。

闲走，是脚步的动与内心的静最完美的平衡，是眼睛与心灵的契合，是身体与自然的呼应。闲走，推开俗尘琐事，抛开人间烟火，无事一身轻，众生纷繁我独闲。一段闲走，便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正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所以，我总爱叮咛自己，别忘了每天，借出一束光阴付闲走。

桑叶味苦、甘，性微寒，归肺、肝经，清凉散降。桑叶有一股特殊的清香，每个成长阶段，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四五月间的桑叶最为鲜嫩，颜色青翠，多汁，此时还有数不清的桑蚕在树上挂着。桑槲，一名文武实，《本草纲目》载：但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血气，久服不饥，安魂镇神。能令人聪明、变白、不老。用现代汉语来表达，桑槲还有美白和延缓衰老的作用。爱美的女士如了解这个作用，不知会不会趋之若鹜。

不同于鲁迅先生家有两棵枣树，我家院子右边有一棵大桑树，枝叶最是繁茂时，横柯蔽日，上不见天。我小时候，一放学就会小心躲着树上的蚂蚁，双手一抱，身子一纵爬上树杈，开始摘桑槲。这时节的桑槲很多，紫红紫红一大片。个头高的，伸伸手也可以够到，挑大的紫的往嘴里送。桑树的枝条长在树身很高处，但也有一些枝条会垂下来，善意地留给嘴馋又不会爬树的人。当然，我的目的并非全是为了摘桑槲，还想采些桑叶。

家中有幼蚕。蚕，天虫也，是神界落虫来到人间，嫫嫫偶然发现，便开始用桑蚕丝织衣。蚕的丝延绵不绝，触感细腻，我小时候在家养蚕并非是为了蚕丝，而是为观察蚕宝宝的成长过程。人们把秦灭六国比喻成蚕食，实在形象。蚕吃桑叶便是如此，头从左摆到右，嘴巴就像一台收割机般，一点点啃噬桑叶。不多时，偌大的桑叶便已被几条小蚕分食完，令人感慨。我在家整个鞋盒，里面放塑料网之类，每日撒些桑叶，俯瞰整个鞋盒里的芸芸小蚕，看它们一点点蚕食整片叶子，以小灭大，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养蚕最多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盈盈少女，江南烟雨，踟蹰于桑林，腕

风物写意

桑叶沃若

肖若洋

戴银镯，叮当作响，手上采着桑叶，时不时取下一颗桑槲放入口中，齿齿轻合，甜香四溢。不失为一方美景。回到小屋，将桑叶平铺于蚕室，看着一只只蚕从小黑点变成大白条，最后结茧。千丝万缕绸缎，便从此发源。我有一个海口的朋友，来自杭州，她钟情于丝绸，和我讲了许多养蚕之事。后来她回了杭州，我们也就此分别。月余后，她曾寄过来数件丝织品，此后便也杳无音讯。西湖断桥，明晰实迹。年少时的朋友，便是交心交意之人。数年过去，不知她现在什么样，是否像她所描绘的那样，信步于桑林，无忧无虑？

桑叶不仅是蚕的美食，同时也是很多人盘中上等待佳肴。桑叶嫩芽可食，不仅药效明显，且具有良好的保健功效。也就是近几年，吃桑叶开始风靡大陆。我前几日在海口馆子吃粤菜，偶然尝过一道高汤桑芽。桑芽，即是最嫩时采摘的桑叶。以土钵盛之，高汤作底，里面是嫩绿的桑芽，上面摆着些球状的面食，里面包着鲜鱼籽。鱼籽是鲜，而桑芽又有一股独特的清香，两者结合，却是撞出了一些令人味蕾一动的色彩。味道整体偏淡雅，哪怕是高汤里的香，也并非浓郁到极



《乡间乐曲》(油画) 蒙美立 作

孔雀的舞蹈有时是非常寂寞的，但是，那却是一种异常优雅的美好。曾经在一个无比幽静的地方，看到一只美丽的孔雀在舞动优雅的步伐，时而侧身微颤，时而急速旋转，时而款步慢移，时而跳跃飞跃。那一刻，孔雀之舞的惊艳似乎让这个世界都沉醉了。

孔雀喜欢湛蓝的湖水，那一汪幽深的湖水，让人感到圣洁而神秘，似乎很难进入。一切风景，荡漾在孔雀翩翩舞动的翅膀下，粼粼的波光，映在孔雀的身上，也映在如诗如画般的风景之中。孔雀凝视着蓝莹莹的湖水，优雅地舒展着玉石一般柔润的身影，展现着俊逸的风姿。静谧的时光里，有英俊的孔雀王子深情地开屏，将身子挺得笔直，向孔雀公主显现英俊和洒脱。孔雀们置身在一泓湖水间，有时幽情满腔，却彬彬有礼，有时也含情脉脉，雌雄彼此呵护、亲近，情愫温柔，情思缠绵，一种难以言说的陶醉，让人懂得了世间的优雅、温和、深情和尊严以及隽永和美的动人之处。

孔雀生活中的湖水，仿佛是美神遗落在人间的晶莹剔透的泪珠。

孔雀在湖水中轻轻舞动身体，一汪碧水中就起了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孔雀的腰身柔韧地蠕动，美妙、细致，起先是轻柔的小浪，波动在柔美的动作中，细碎的舞步，忽而如流水般轻柔，忽而如彩云般飘逸，忽而如清风般轻捷，忽而如笙般婉约。舞到尽情处，孔雀竟然飞起来了，瑰丽的旋转，优雅自信，亦真亦幻，似实似虚，飞扬的活力在释放着无穷的优雅。渐渐地，慢了，停了，孔雀停止了优

动物档案

孔雀的寂寞

王昊军

雅的舞蹈，静下来，立成了一尊闪着柔润光泽的雕像。

孔雀是依着宁静的湖水而栖身的，生于斯，长于斯，它们拒绝与喧嚣共存，拒绝与嘈杂为伴，拒绝被奴役，拒绝被束缚，拒绝金银珠宝在脖颈间的羁绊，拒绝虚伪和做作的矫情。孔雀安静地存在着，它们存在的价值是为了让大自然更加宁静，也是为了世间万物的和谐相处。只有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孔雀才会吟出从心中流出一曲挽歌，渐渐而缓缓地融入大自然的最后一泓清澈里。

孔雀在世时是寂寞的，死去时也是寂寞的，然而，无论生死，孔雀都是美的。

许多人总是只注意孔雀平常的舞姿（那是有形之优雅，也是无限之美），却很少有人注意过孔雀那双秀美的眼睛，忽略以至冷落了眼睛这种折射心灵之光的窗户。孔雀的眼睛极少斜视四周，孔雀的眼睛只直视前方，晶莹剔透的眸子是优雅自信，有友

点的香，而是作为点缀而存在。并且，加上土钵的衬托，朴拙见素，整道菜便有了近人的烟火气息，实为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

桑叶虽然大面积流行于餐桌没几年，但其入药却是几千年了。古时，人们将初霜后的桑叶作为一种发散风热药，内服外敷均可。甘、苦，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是一味生活中常用到的药物。在乡村，也经常用到桑叶作土法子治病。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点头疼发热，就和桑叶脱不开关系了。那时姥姥还在我家照看我，她信这个。头疼，煮桑叶水；咳嗽，泡桑叶茶；调皮磕破了手，敷桑叶泥儿。……姥姥过于相信土法子，但不得不说，这个方法确实挺有效。法子虽土，但它是民间智慧的一部分。现代医学方面，桑叶亦被完美利用。桑叶的提取物被用于改善糖尿病及许许多多疑难杂症药物而使用。据研究，桑叶甚至有着与人参效果类似的抗衰老功能，而且可以随使用，无忌限，四季皆宜。

桑在古义里也是意象丰足。陌上那个采桑的女子，吟着“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给人们留下一个聪慧美丽的千古绝唱。诗经里，“惟桑与梓，必恭敬止”，此时，桑已成为故乡的标识，成为家的象征。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兮》）这是中国最早的田园归隐诗。现放眼人间，有许许多多人为生活里一点点小事而感到苦闷，甚至于抑郁缠身，其实照我看，手持一杯桑茶，品着淡淡清香，无须去在意人生这些微微的颠簸，一切事皆为过往云烟。放眼未来，让自己的心，如桑茶一般净，岂不是上上等人生态度？

诗路花语

秋阳善行

李志胜

一场雨水袭过，昼伏夜出的凉
越发壮大。秋阳看透世事
把薄薄的衣裳
披在绿植、果香和劳作人的身上

与冬日负暄有别。就像故里黄土墙
与城市闲眠的追忆
时分时叠。流水激流，青春派不屑
蝶落的光影，被漠视、挥霍

歌赋间的月色，不解露天风情
秋阳善行，随翻飞鸟翅，聚集波涛
清风飒爽，静石布祥。一抹笑意
与不饶人的岁月，暗自冷战

一整天的雨

文博

一整天的雨
灰蒙蒙的 倾诉
如舒婷的朦胧诗
满眼看到她的都是一棵橡树
漆黑是你的底色
斜的雨线
抒写诗行
雨缠绵 意境
不需逗号
一阵雨停下 再来
每一阵雨之间一个段落
以雷鸣的方式朗诵
闪电无法照亮你的眼睛
雨点以意象手法
敲击黑色土地
页底脚注
穿透藏在地幔的原著
新的早晨
雨作了颂声
草木丰腴 花朵朵
鸟儿欢歌 太阳
照亮你的主题

枫与松的相守

陈学军

你一直站在那棵松树的近旁
就在那条经常走过的山路
第二个转弯的路口
印象中你与那棵松树
是山路的所经之处
最醒目的路标
比其他树木更加挺拔清秀
那是你们更热爱脚下的土地
更懂得珍惜每一缕阳光每一场雨
才会生长得如此清风傲骨
松似乎比枫稍显年轻成熟
枝叶伸展松针翠绿茂密
枫总是很安静
静默仰望在身旁
而只有这个季节
枫叶红得热烈又显羞涩
它们鲜艳在树梢
或落在我经常走过的路上
可这个季节松是沉默的
坚守着最后的绿色
只为将枫红衬托得更极致
我看见地上枯黄的松针
厚厚铺垫在枫叶身下
并不清楚它们的年龄，年复一年
已经默契而静默地相守了多久
但我知道等春天再来的时候
松依然清高骄傲
而枫也会一如既往
安静地仰望
静默相守

椰风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